养了一回睡莲，懂得了静待花开

徐　芸（上海，教师）



漫画 / 崔泓

夏秋之际，总想在家里添点颜色。我算是个爱花的人。隔三差五在外卖平台上下单一束鲜花，玫瑰、百合、栀子花，养得都还不错。看着它们在客厅一角慢慢舒展，日子就有了呼吸感。前不久，看到网上睡莲的评论一片叫好——紫色的花瓣层层叠叠，黄色的花蕊藏在其中，在夏日的午后悄然绽放，那种配色，和别的花都不一样。评论区里全是“养了三天就开了”的留言，看得我心痒，想着挑战一下，立刻下单。

五枝睡莲，带着深紫色的花苞，安安静静地躺在快递盒里。我按照说明一步步操作：剥去外层硬壳，斜切根部，灌水醒花——每一个步骤都做得虔诚又仔细。然后插进透明花瓶，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跑去查看。有一枝微微张开了一点缝隙，像刚睡醒的孩子眯着眼睛。我心头一喜：快了快了。可另外四枝毫无动静，花苞裹得紧紧的。

从第二天开始，花枝上陆续出现黑色的斑点。一枝又一枝，像生了病的孩子，一个接一个蔫了下去。我赶紧上网查，发现睡莲不能和水果放在一起——水果释放的乙烯会加速花朵凋谢。我立刻把花瓶挪到了另一个房间。又发现花枝根部有些发软，又赶紧修剪斜切。每天换水、每天加营养液、每天调整位置。一边学一边改，我以为总能救回来。

可花苞还是一枝接一枝地耷拉下来。不是慢慢卷曲，而是整个头垂下来、花瓣还紧紧裹在一起，就全黑了。唯一那枝曾经“微开”过的，也在昨天彻底蔫了。

五枝睡莲，从满怀期待到全军覆没。精心养护，边学边改，换来的只是一个微微张开又匆匆闭合的瞬间。

说不失落是假的。可坐在那枝蔫掉的睡莲旁边，我忽然想：这不就是“静待花开”吗？

做了二十年的老师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懂“静待花开”。二十年来，我教过很多孩子，看他们从懵懂到懂事。有些像玫瑰、百合、栀子花，给一点阳光就灿烂，养起来得心应手。可也有很多，像这次的五枝睡莲——你换水、你调整位置、你修剪根枝，他们就是不开花。不是不想开，是时候未到，或者，你还没找到属于它们的方法。

这才是“静待花开”最难的地方。不是坐在那里等，而是用心地养、边学边改，然后从容地等。即便最后花没开，你心里也清楚——你尽力了。

下次再买睡莲，我还会再试一次。就像面对下一个孩子，我会放下那些旧经验，重新认识他，重新学习怎么陪他长大。

花朵不开，花匠不怨。每一个含苞待放的日子，都在为那个可能到来的绽放积蓄力量。而我们做老师的，不就是那个守在花盆旁边、日复一日换水剪枝、然后对自己说“再等等”的人吗？